

在千年古邑商河县的北部,有一条古老的河流,过去叫筠马河,现在叫大沙河。就在大沙河南岸,有一处原生态的古地貌,东西长约一千米,南北宽约五百米,地形蜿蜒起伏,高低不平,土岗林立,林寒涧肃。最高点位于古地的东南部,高度达数十米,东北部部分被开垦,南边一部分被村庄侵蚀,其轮廓酷似横卧的灵狐。因此,当地村民称此处原生态古地貌为狐仙岭。

古地草茂林丰,郁郁葱葱。树木乔灌交织,参差不齐,乔木参天,灌木遍地,大小不一,高低不同,密不透风,稠不透光。高大的乔木直入云端,有一度(“度”为古制单位,长度约为成人双手合抱)多粗,小的树木宛如小手指,荆条虬枝盘曲,横根错节,杂乱无章。古地树木品种众多,有杨树、果树、梨树、山枣树、国槐树,刺槐树,山榆树等,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杂树,有的是稀有品种,有的濒临灭绝。古地树木都是野生自然生长,完全没有人工栽植管理的痕迹,树木品种之多,就像是野生树木种质资源的博览园。

古地野草葳蕤,野花缤纷,色彩斑斓。有黄色的,有白色的,有红色的,有半红半白的,还有白中带蓝的,白紫相间的。孤芳自赏的野花,花瓣虽小,朴实无华的默默绽放在草丛里,点缀了古地的美丽。微风吹来,花枝摇曳,阿娜多姿,散发着缕缕幽香,犹如跳着迪斯科舞,举办着花卉博览会,放眼望去,满是草木绿映花的场景。

在古地狐狸洞穴、狗獾洞穴、黄鼬(又叫黄鼠狼)洞穴随处可见,尤其以狐狸洞穴最多。狐狸、狗獾、黄鼬等野生动物在这里安家生息,白天它们在洞穴里休息,晚上出来活动。周围人们从不伤害这些动物,这些动物觅食也从不到周围村民家中伤害家禽,这也成了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典范。

古地的树木上筑满鸟巢,各种鸟儿在此生活繁衍。幼小的雏鸟趴在鸟巢边露着头,叽叽喳喳叫个不停,等待着父母衔食归来。华美的鸟儿有的高空飞翔,有的低空盘旋,飞来飞去叫个不停,清脆的鸟声不绝如缕,余音袅袅,绵长婉转,好像是鸟儿快乐地唱着歌、起着舞,迎接着巡古探幽的客人。

古地就是一处野生动物和鸟类的乐园,一派原始自然景象。走进古地,就像是进入了原始森林,回到了远古时代,感受到了大自然原始生态之美。在过度开垦的过去和珍惜如金的现在,尤其是在商河这样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地区,此处原生态古地貌能够保留下来实属不易,这也说明了当地政府和老百姓对古地的保护意识。

据传,此处古地是《水浒传》野猪林的一部分,在古地

商河原生态古地貌

□ 李东武

西北处不远处的广平店洼相传有鲁智深庙的遗址,禁军教头林冲发配沧州时,曾路过此地并在此驻足。同时,民间流传的古地的传说故事很多,这也给这处古老的土地披上了神秘的面纱。

相传,居住在古地的狐狸,天长日久,采天地之灵气,吸日月之精华,经过漫长的修炼,极具仙气,道行极高,成为古地仙,当地村民称狐仙为“仙家”。这些狐狸很感恩大自然赐予的福分,对周边村民非常友好,用尽全身的能量庇佑着周边的村民,经常帮助周边村民排忧解难,周边村民也每逢节日给狐仙焚香烧纸祈福祝福,狐仙与村民和睦相处。如果天旱无雨,到土岗前焚香烧纸祈福一番,一会儿就会下雨。如果是连阴天不下雨,或雨水太大,到土岗前焚香烧纸祈福一番,一会儿就会云开雨霁。因此当地年年风调雨顺,庄稼丰收。如果周边村民需要借什么东西,狐仙都是慷慨相助。如婚丧嫁娶需要借用桌椅板凳,只要在土岗前焚香烧纸说明要求后,第二天三更桌椅板凳便会摆放在土岗南侧,天明后村民可派人来取,使用后,只要把这些桌椅板凳放回原处,再焚香烧纸,到深夜这些桌椅板凳就不见了。狐仙帮了周边村民很多忙,也救了很多急,很受周边村民的爱戴。后来由于个别起了贪心,不讲信用,借了东西不足量归还,此事惹怒了狐仙,从此狐仙再也不出借任何东西了。在后来一天的深夜,狐仙驶着马车,拉着桌椅板凳等家什,带着一家老小,腾云驾雾离开了古地,去了深山。

此处古地还有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。相传一个冬天的夜晚,天寒地冻,朔风凛冽。突然间,一阵黑旋风拔地而起,把一只出来觅食的白狐带到空中,在空中旋转多次后狠狠的把白狐摔在了带有尖刺的硬石上,扎伤了白狐的双腿不能动弹,被路过此地的书生李公子看到。善良的李公子顿生怜悯之心,急忙脱下棉袄把受伤的白狐包

裹好抱回家中。李公子家境很贫穷,三间草房,柴门栅墙,父亲早逝,与年迈有病的母亲相依为命。虽然日子过的捉襟见肘,但李公子勤奋好学,苦读诗书,以求功名。李公子还非常孝顺,侍奉母亲不离半步。由于家境贫寒,母亲有病,年方二十的李公子尚未定亲娶妻。白狐被抱到李家后,李家母子给它细致入微清理伤口,把家里仅有的一块白粗布拿出来给它包扎伤腿,又到邻居家借来小米熬成米汤喂养它,并给它梳理皮毛,进行康复训练。一个月后,白狐腿伤痊愈。在一天深夜里,白狐含泪偷偷地离开李家,返回了狐仙岭。翌年七月七日,白狐幻化为一个逃荒的姑娘来到李家,诉说老家闹水荒,一家人流离失所,逃荒落难到此,现无亲无故,求助无门,衣食无靠,愿寄居李家,请求李家收留。李母慈悲心肠,见姑娘落难来到这里,无依无靠,可怜姑娘,就与李公子商量决定收留姑娘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,李公子母亲觉得这位姑娘不但善良孝顺、勤奋能干,还通情达理,觉得是个理家过日子的好手,遂有让李公子与姑娘结亲之意,经与姑娘表达其意,姑娘表示同意,于是就选了一个良辰吉日,李公子与姑娘拜了天地,结为夫妻,从此成了一家人。第二年秋天李家双喜临门,先是李公子媳妇生下一个大胖小子,接着李公子进京赶考,金榜题名,中了进士。从此李家人丁兴旺,家境殷实,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。

此处古地貌是商河县保存最原始最古老的地貌,是大自然赐予给商河人民的神圣财富,也是祖辈艰辛的保护留下的宝贵遗产,它见证了商河县沧海桑田的变化,是商河县天然的活化石,其潜在价值不言而喻,如果一旦被破坏,将永远不能恢复其原始形态。因此,应加强保护,确保古地不受任何破坏。在完善保护措施的基础上,制定规划,以规划引领保护和发展。在保护中发展,在发展中保护,让这片沉睡千年的古老土地焕发生机和活力。

水车,菜园里的水车,你是我这个农家少年最纯真的伙伴。虽然告别你已有半个世纪,虽然你的身影只能在农耕博物馆里才能寻见,可你留在我心中的记忆不会磨灭。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菜园子,是专供本队社员吃的,没有给城市居民提供蔬菜的任务。一个生产队的菜园子多大,是根据队里的人口数来定的。因为那是计划经济时代嘛!我们生产队的菜园子不过十亩地大小。由于土质好,水浇条件也不错,再加上种菜人的精心管理,在周围村可是首屈一指的。春天里的韭菜碧绿碧绿的,比麦苗可还泼辣。夏天的黄瓜架上开满了花、青青的黄瓜跟婴儿的小胳膊似的。紫色的茄子大过小孩子们的脑袋。俗话说,头伏萝卜末伏菜。热浪刚想过去,茄子地就又变成白菜的天下了。你

可想错了,大白菜的时候也是绿油油的,早晨起来,园长会把它洗一个凉水澡,可精神啦!

水菜,水菜。没有水咋能长出菜来?在菜园的中间地带,有一口水井,水井上安装了一台铁质的水车。水车上有一个大轮盘,轮盘上挂着一挂没有头的铁链。铁链上有十几个橡皮碗。在外力的作用下,轮盘转动,铁链传动,发出“咯当,咯当”的声响。伴随着这“咯当”声,清澈的井水被一个个橡皮碗托出井面,顺着水簸箕流向菜地。平时,转动这水车的是生产队那头白蹄子、白耳朵稍的小黑驴。小黑驴被带上担子,套上套,挂在水车上方的横棍上,不停地在井台上走着、转着。“驾!”偶尔听到正在忙着的主人从菜地里传来的喊声。

学校的假期是根据农时而定的。麦收时节是农村最忙的时候,学校要放麦假。秋分十月,是种麦子、收庄稼的季节,学生要放秋假。农忙无闲人,刚上初中的我们几个同龄人,一放假就去找队长报到了。队长给我们的农活有两样:一个是到菜园里去,顶替小黑驴推水车。麦收大忙,小黑驴要去驾车拉麦子,要拉着碌碡轧场打麦子。还有一个活,那就是跟老奶奶们到地里去拾庄稼,如拾麦穗、捡玉米。一天能挣大人的半个工。我们当然愿意去菜园里推水车了。因为那里有我们独享的乐趣。

必须承认,从摇轱辘到推水车,这是农耕文化的一大进步,是农业机械化的开始。一个横齿轮、一个竖齿轮;一个小轮盘,一个大转盘。我们四个人一组,抱着棍子撅着屁股,使劲往前走。“咯当,咯当”,我们在这节奏声中体会着劳动的意义。在我们不停地转动中,井水顺着链条爬上来,又流进了菜地,这本身就是我们学习、实践的课堂。其中的趣味就可想而知了。然而,再有趣的

事情,因为简单、重复,总让人感到无聊。特别是上午,太阳的光越来越强,照得人无精打采的。不小心就睡着了。“臭小子,睡着了!”突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。我们这才感到水车怎么沉了下来。原来是有人打瞌睡偷懒了。“困了?用凉水洗把脸就好了。”这是菜园管理员的声音。菜园里的管理员李召福,是一位从朝鲜战场上受伤复原回家的,是我本家大哥。他还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。就在我们上工的第二天早晨,老大哥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,他说:“为了调动大家的劳动积极性,从今天开始,我给大家讲故事,好不好?”“好!”我们齐声喊了起来。就这样,老大哥也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了。人多了,就轮班。劳逸结合,大家别提多高兴了!

“话说,大宋年间,山东省有个梁山县……”老大哥给我们讲起武松打虎的故事来了。大家听着故事,推着水车,脚底下的步子迈得快了起来。原来半头晌是要歇息的。这样一来,倒班休息,歇人不歇马,菜浇得就快了。当然,水足了,菜也长得格外旺盛。整个麦假,我们就在这井台上不停地转呀转,老大哥的故事也不停地讲呀讲。宋江、吴用、鲁智深、孙二娘……很快,半月的时间过去,我们该上学了。我们约定:等放假的时候,我们再申请来菜园推水车,听老大哥讲三国故事。

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,菜园里的菜也离不开水。有一天夜里下了一场小雨。我想,这回不用推水车了吧。于是,我躺在炕上蒙头大睡。不一会儿,奶奶就喊道:“上坡的钟声已经响过三遍了,你咋还不起来上菜园干活去?”我急不情愿:“奶奶,夜里刚下了雨,菜不用浇。”“当然得浇了!韭菜、黄瓜,停了雨,就得换水。不浇咋换水呀?”我揉了揉眼睛,急忙向菜园奔去。

水车,菜园里的水车。有故事的劳动,累,但我快乐着。

菜园里的不停地转

□ 李召福

事情,因为简单、重复,总让人感到无聊。特别是上午,太阳的光越来越强,照得人无精打采的。不小心就睡着了。“臭小子,睡着了!”突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。我们这才感到水车怎么沉了下来。原来是有人打瞌睡偷懒了。“困了?用凉水洗把脸就好了。”这是菜园管理员的声音。菜园里的管理员李召福,是一位从朝鲜战场上受伤复原回家的,是我本家大哥。他还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。就在我们上工的第二天早晨,老大哥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,他说:“为了调动大家的劳动积极性,从今天开始,我给大家讲故事,好不好?”“好!”我们齐声喊了起来。就这样,老大哥也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了。人多了,就轮班。劳逸结合,大家别提多高兴了!

“话说,大宋年间,山东省有个梁山县……”老大哥给我们讲起武松打虎的故事来了。大家听着故事,推着水车,脚底下的步子迈得快了起来。原来半头晌是要歇息的。这样一来,倒班休息,歇人不歇马,菜浇得就快了。当然,水足了,菜也长得格外旺盛。整个麦假,我们就在这井台上不停地转呀转,老大哥的故事也不停地讲呀讲。宋江、吴用、鲁智深、孙二娘……很快,半月的时间过去,我们该上学了。我们约定:等放假的时候,我们再申请来菜园推水车,听老大哥讲三国故事。

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,菜园里的菜也离不开水。有一天夜里下了一场小雨。我想,这回不用推水车了吧。于是,我躺在炕上蒙头大睡。不一会儿,奶奶就喊道:“上坡的钟声已经响过三遍了,你咋还不起来上菜园干活去?”我急不情愿:“奶奶,夜里刚下了雨,菜不用浇。”“当然得浇了!韭菜、黄瓜,停了雨,就得换水。不浇咋换水呀?”我揉了揉眼睛,急忙向菜园奔去。

水车,菜园里的水车。有故事的劳动,累,但我快乐着。

古诗词中的劳动礼赞

□ 倪涛(陕西,咸阳)

闲来翻看古诗词,突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原来古人早就把劳动写成了诗。那些在田间地头、溪畔荷塘里发生的劳作场景,经过诗人的妙笔,变成了流传千年的动人篇章。每一首诗背后,都藏着古人对劳动最质朴的理解和最美的情感。

“采采芣苢,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有之。”《诗经》里这首《芣苢》,看似简单重复,实则暗藏玄机。反复吟唱的“采采”,就像劳动时的鼓点,让采摘车前草的动作都有了韵律。六个动词“采、有、掇、捋、袺、襭”,从最初的采摘到最后用衣襟兜起果实,把劳动过程拆解成了一幅动态的工笔画。要知道,在古代,车前草不仅是常见的野菜,还能入药,妇女们结伴采摘,既是劳作,也是社交。诗中没有一个字写快乐,可那种边干活边唱歌的热闹劲儿,隔着几千年都能感染到我们。

杨万里的《插秧歌》更是把劳动场景写活了。“田夫抛秧田妇接,小儿拔秧大儿插”,短短两句,就勾勒出全家上阵的劳动场面。在农耕社会,插秧讲究时令,遇上雨天也得抢着干。诗人把斗笠比作头盔,蓑衣比作铠甲,既写出了劳动的紧张,又带着几分诙谐。最妙的是“唤渠朝餐歇半霎,低头折腰只不答”,明明又累又饿,却舍不得停下手中的活儿,这股子对土地的执着劲儿,不正是中国农民最真实的写照吗?透过文字,我们仿佛能看见他们额头上的汗珠,听见急促的喘息声。

乐府诗《江南》则展现了劳动的另一种浪漫。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”,叠词“田田”生动描绘出荷叶层层叠叠、茂盛鲜碧的样子,仿佛能看见水面上那片碧绿的“海洋”。“鱼戏莲叶间”,鱼儿在莲叶间穿梭嬉戏,看似写鱼,实则以动衬静,衬托出采莲人悠然闲适的心境。采莲是一江南水乡的传统劳作,姑娘们划着小船,一边采摘莲蓬,一边唱着民歌,劳动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,充满了生活的情趣。

李绅的《悯农》二首,用最直白的语言道尽劳动的艰辛。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”,看似丰收的景象,却以“农夫犹饿死”形成强烈反差,

揭露了封建社会残酷的剥削现实。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,短短十个字,把烈日下农民弯腰劳作的场景刻画得入木三分。诗人没有用华丽的辞藻,只是真实地还原劳动场景,却让我们感受到粮食的珍贵,也体会到诗人对劳动人民深深的同情。

陶渊明的“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”,则展现了劳动与精神世界的交融。

在别人眼里,除草是辛苦的体力活,可陶渊明却把它过成了诗意的生活。

清晨,伴着露水出门;夜晚,披着月光回家,虽然“道狭草木长,

夕露沾我衣”,但他“衣沾不足惜,但使愿无违”。这里的“愿”,是对田

地的热爱,对生活的热爱,对劳动的热爱,对精神世界的热爱。

那些在诗词里挥汗如雨的农人,唱着采莲歌的姑娘,不正是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缩影吗?

劳动里有艰辛,也有快乐;有生活的烟火气,也有诗意的浪漫。古人用诗词记录劳动,不仅是对生活的记录,更是对勤劳、坚韧、乐观这些美好品质的歌颂。这些穿越千年的文字,至今仍在提醒我们: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,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,都是生活的诗人。

头雁凌云处 阡陌起新声

——商河县孙集镇孙集新村驻村书记惠兴雁侧记

□ 孙甲春



管理费用,土地租金还是老百姓的,这样比老百姓自己单独往外承包,一亩地多收入300到500元钱,同时集体还有6900元收益,土地管理起来也更方便。

惠兴雁独特的“土地双轨制”让138亩土地生机勃勃。分红时,流转农户李大爷捧着租金直抹泪:“这可比俺自己种强,惠书记比亲闺女还会算账!”

诗赞曰:

头雁击云凌碧空,穿风掠雨自从容。

忽闻天际回鸣处,春沼新芦映日红。

(未完待续)

R 诗歌欣赏

五月的勋章

□ 乔志兵(福建,泉州)

时间开始咀嚼寂静

五月的风

把劳动者的故事写成诗行

耀眼的工号与潮湿的汗味

剪影托起朝阳

码头的吊臂举起黄昏

铁锹沉入词语的火焰

汗水在玻璃上

蜿蜒成发光的方程式

五月的内核正在裂变

逆发的火花

形成新的图腾

最终成为

丈量永恒的刻度

年轻的风

□ 吴昆(北京)

年轻的风自旷野起程

像脱缰野马肆意奔腾

穿越葱郁的绿色森林

惊起枝头沉睡的鸟群

它掠过波光粼粼湖面

逗弄涟漪欢快地蔓延

与